

革命先烈先進詩文選集

第三冊

陳少白選集

陳少白選集目錄

上 編

興中會革命史要

一	孫先生最初之革命言論與行動	一
(一)	幼年之家庭與學校生活	一
(二)	香港之求學時代——革命思想之發源	一
(三)	醫學畢業與在廣州澳門行醫	二
(四)	上李鴻章書經過	四
(五)	組織興中會與籌備在粵革命	五
(六)	第一次之廣州起事及其失敗之經過	六
二	孫先生之抵日本及漫遊歐美	六
(一)	到日本後之行動	八
(二)	由檀香山至美國及倫敦被難之經過	八
三	在日本之活動	九
(一)	聯絡留日華僑及日本志士	一二
(二)	與康梁交涉之經過	一二

四 臺灣方面之活動.....	一八
五 保皇黨之占領橫濱學校.....	二二
六 楊衢雲重來日本及被擯.....	二三
七 余之再赴臺灣及返香港.....	二四
八 革命黨與保皇黨交涉之經過.....	二五
九 聯絡三合會哥老會之經過.....	二七
十 再與康梁等之交涉.....	二八
十一 惠州起事之失敗與史堅如殉難.....	三〇
十二 楊衢雲之死.....	三六
興中會革命史別錄.....	三七
楊衢雲之略史.....	三七
陳廷威之略史.....	三八
謝纘泰之略史.....	三八
黃詠商之略史.....	三八
史堅如之略史.....	三九
鄧蔭南之略史.....	三九
孫先生助菲購械經過略史.....	三九

下
編

詩 文

河內之一頁.....	四〇
四大寇名稱之由來.....	四一
香港中國報經過略史.....	四一
咸陽訪始皇墓.....	四三
浴華清池口占.....	四三
丁卯東游.....	四三
丙寅春初京華卽事.....	四四
踏沙行 聽漏.....	四四
同前調 寄懷.....	四四
壬申春三自長安東歸登華山一宿.....	四四
戊辰客滬上作.....	四四
題長睡圖.....	四五
題桃花英武.....	四五
憶塔影樓.....	四五
贈宮崎寅藏琵琶題詞.....	四五
遊崑山道中作.....	四五
讓 詩.....	四五

步雲翁兄原韻奉和.....	四六
和雲翁兄原韻.....	四六
遊張家口感賦.....	四六
史懷然女士基碑.....	四六
外海雜誌發刊辭.....	四七

上編

興中會革命史要

陳少白述
許師慎記

一 孫先生初之革命言論與行動

(一) 幼年之家庭與學校生活

孫先生的父親，是一個普通做小買賣的商人；生有兩個兒子，一個女兒。（按達成公本舉三男二女因二子女早逝故云）他父親爲人很好，什麼嗜好都沒有。他的哥哥——眉公體格很強壯，頭腦也很聰慧，但是自小不肯念書，一天到晚總是在外面嬉笑頑皮，所以父親是很討厭他的。有一天，他那在檀香山經商的舅舅，有事回國。他父親因爲家裏很窮，兒子又不長進，就氣呼呼的請他舅舅帶他的哥哥到檀香山去。父親的意思差不多是不要再看見他的哥哥了！他的舅舅覺得小孩子頑皮，也是出於天性，年紀大了，或者也很可以成家立業的；所以隔不了多少時候，事情辦理妥了，就帶了他的哥哥回到檀香山去。

孫先生的哥哥到了檀香山以後，一變常態，倒很能够循規蹈矩，做些事情。起初在人家做田工，照中國的方法去耕種田畝。本來在五六十十年前，檀香山還是一個半開墾的荒島，人口稀少，棄地很多，政府爲了獎勵墾荒，隨便什麼人，都很容易領田的。所以他的哥哥，替人家耕了幾年田以後，就自己合了幾個夥計，到茂宜 Mani 島去，茂宜島，是夏威夷羣島中五大島之一。他的哥哥到了茂宜島，就向政府租了許多地畝開闢爲山園，經營畜牧耕種事業，倒也順手。又因爲他爲人輕財好客，遇事有決斷，同島人多服他，所以後來島上的人，就替他起了一個綽號叫「茂宜島王」(King of Mani)。

孫先生在十二歲的時候，他的哥哥回來，就帶他到檀香山去。本來孫先生在家鄉的舊書塾，已讀過三四年的中國書，這時候，到了檀香山，因爲沒有中國學堂，所以在白天就進一個教會學堂，學習英語，晚上回家，溫習功課後，他還是勤讀中國書。

當時孫中山先生的哥哥，很反對耶穌教——他的反對，並不是有什麼理由，不過他以為只有中國的教化最好，除了中國教化以外，無論什麼教，都是不正派，都要反對的，而孫先生在教會學堂讀了幾年書，受牧師的薰陶，到十八歲，就進了教。不久被哥哥知道，當然要大生氣，就叫孫先生趕快反教並要退學。孫先生不肯，他對他的哥哥說：「現在我既已進了教，怎麼樣可以反了過來？並且我進教，也和你沒有關係，為什麼要干涉我呢？」這樣兩個人鬥起口來，孫先生就被他哥哥打了一頓。打過以後，哥哥不理他，孫先生倒也負氣起來了，就拿了一隻衣箱，頭也不回的跑出門。他想到什麼地方去好呢？摸摸身邊也沒有錢，一時也想不出什麼辦法，後來就跑回到教會學堂裏面去。見了牧師，就說：「我哥哥不要我讀書，我現在站不住，要回去了。」牧師聽了，很憐惜他，苦苦的勸他：「你暫時住在學校內罷，隔幾天等你哥哥氣平了，再可以去商量的。」但是那時候孫先生覺得既和哥哥鬥氣出來，再也不能住下去了，並且出國已六七年，很想回去見見家鄉情況；所以他還是很堅決的要回國。牧師見勸既勸不住，就幫助了他的船費，使他回到中國來。後來他的哥哥知道了，覺得因孫先生進耶穌教迫走了他是不對的，心裏有些懊悔，所以時常特別寄了些錢到中國，供給孫先生的學費。

(二) 香港之求學時代——革命思想之發源

孫先生到了中國，就在香港繼續攻讀，孫先生的一生嗜好就是讀書。起初在香港讀書的學堂，就是皇仁書院。皇仁書院是那時最有名的中等學校。不久他就回到廣州進博濟醫局附設的醫學校學習。校裏書本是由英文譯成中文的。在這個學校，孫先生遇見一個同學鄭士良。鄭士良是客家人，也是三點會會員。本來在廣州的客籍人，多半加入三點會，會中的口頭語，就是「反清復明」。其實這「反清復明」四個字，究竟怎樣意義，在那時候的會員，能够明瞭的，已經很少很少。當時孫先生和鄭士良既是同處一校，又是志同道合，所以兩個人很稱莫逆。但是孫先生也只有和鄭士良一個人，可以談天，其餘就都是話不投機了。

孫先生在博濟醫學校，大約讀了兩年書，就到香港進雅麗氏醫院附設的學校。這個雅麗氏醫院，怎麼樣成立的呢？當時有一位何啓博士，在英國讀書，畢業後，就娶了一個英國人雅麗氏 Alice 爲妻。回國後數年雅麗氏去世，遺下幾萬塊錢的產業，何啓博士抱鼓盆之痛，非常傷心，很不願意得到他妻的遺產，所以就代他捐產興學，修了一個醫院，名之謂雅麗氏，以誌紀念。同時

在醫院內，附設一個醫學堂，叫 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（現已改組為香港大學醫學部）廣招中國學生習醫，何博士亦校內教授之一，吾等之師也。

孫先生當時在博濟醫學校，雖得鄭士良日夕暢談，很覺有味；但在廣東省城，耳目衆多，言論也很受束縛，不如在香港，較為自由。所以在雅麗氏醫學校成立時，即由博濟轉入，其時孫先生已二十二歲了。他進校以後，天天談革命，同學中當然沒有人同他談的，或有以爲大逆不道而避他的，或是當他中風病狂而笑他的。並且還起了他一個綽號，叫他「洪秀全」，因爲孫先生平時，常常談起洪秀全，稱爲反清第一英雄，很可惜他沒有成功！

孫先生在雅麗氏醫學校讀了兩年。那時，我在廣州念書。有一天，我有事到香港去。在沒有到香港去以前，在廣州見到一位姓區的老朋友。這位老朋友，既是認識我，又是認識孫先生的。他說：「你到香港，我可以介紹給你一個人，這個人恐怕同你見解很相合的。」我說「很好」。他就寫了一封介紹信給我，這是我第一次到香港。到了香港，就同王寵惠的父親王煜初牧師，領我到雅麗氏醫學校內見孫先生。王煜初介紹過我們之後，就告辭去了。孫先生，見了那封介紹信，就很高興的同我談話起來。大約經過十分鐘，他就說：「我們去逛逛公園吧！」我當時初次到香港，也不知道什麼，就跟孫先生到了一個植物園，擇了一個很靜的地方，兩個人坐下，談談時局，覺得很入港，談到革命的事，也是很投機。最後他就問我：「這次到香港，要耽擱多少天？」我說「只有一天，馬上要走的。」他就說：「無論如何要想法常常談談。」這樣分別以後，過了幾個星期，我自己因爲家境日就艱困，預備到香港去半工半讀，減輕家裏的負擔。一到了香港，當然時常到醫院裏去，在孫先生的宿舍內談天，天天談革命的事，總是很高興的。

孫先生那時碰到我，常常勸我學醫，說：「學醫是很有用的。」我因爲習性不近，總是不願意。有一天，我照常在他那裏談天，他忽然說「請你坐坐，教授來了，我要聽講去，散課後，再回來同你談天。」隔了一回，他匆匆的跑回來對我說：「康德黎博士請你見面。」康德黎博士，當時是醫學校的教務長，我說：「不認識他。」他說：「有事情才請你去。」我說：「人既不認識，那裏會有什麼事情呢？」他不待我話完，就抓了我的衣袖，拉到教務長室內，見康德黎博士。當時康德黎博士見了我說：「我們是很歡迎你的。」其實他所說的歡迎，是因爲方才孫先生說我要到這裏來讀書。那時我又矇在鼓裏，聽了康德黎博士的話，

無從致答。只說：“Yes, thank you”而已。後來我們就退出來，我責他不應該強作主張，孫先生說：「好了，你進來念書，大家可以多談了。」我沒有辦法，就答應了下來，轉入雅麗氏醫學校。其時我所讀的一班，比孫先生差兩年。

現在再講講孫先生的革命思想，究竟從那裏來的呢？當孫先生在檀香山的時候，夏威夷羣島，還是一個獨立的小國，沒有被美國吞併，由一個夏威夷王管理羣島的行政事務。這個夏威夷島既是練埠，實在也是皇城所在地。所以孫先生常常說：「在美國三藩市僑居的中國人，一點政治思想都沒有，這是因為華盛頓京城在東，三藩市商埠在西，對於政治方面，很少接觸的緣故。而在檀香山的就不然，大埠就是京城，天天所見所聞，都是關於政治方面的事，所以中國僑民差不多個個有些政治思想。」並且，那時美國常常想把夏威夷羣島合併，夏威夷羣島的人民，就天天在那裏反抗，僑民看慣這種事情，當然更大受影響，尤其是抱有革命思想的孫先生。後來孫先生，回到中國來，看到中國情形，不對了。所謂：「堂堂華國，不齒於列邦；濟濟衣冠，被輕於異族。朝廷則鬻爵賣官，公行賄賂；官府則剝民刮地，暴虐虎狼。」把一個地大物博的中國，鬧得竟不及人家小小一國，孫先生傷心之餘，以為國家為什麼這樣衰，政府為什麼這樣糟，推究其故，就是政府的權柄，握在異種人——滿洲人手裏，如果拿回來可自己去管理，一定可以辦好。同時孫先生又感覺到：當時洪秀全的事業，可惜半途失敗；否則他能够成功，由中國人當權，就不致再受人欺侮，所以心裏真有以洪秀全第二自命的志向。這些，恐怕就是孫先生革命思想的起點了。

當時在廣州和孫先生談天的是鄭士良，在香港就是我。後來在雅麗氏醫學校畢業，到上海去，就碰到陸皓東。陸皓東在上海為電報局的領班生，因為陸皓東家鄉就在孫先生翠亨村的鄰近，大家是同鄉，所以一見就很投機的。

(三) 醫校畢業與廣州澳門行醫

孫先生求學的用心，實為我所僅見。在雅麗氏學校讀書，平時無論什麼學科，都是滿分。到了二十七歲畢業的時候，其中祇有一科是九十幾分。校中教員與考試官就為他開了一個會議，覺得這個學生是本校中最好的學生，學科中大部分是滿分，祇有一科稍為欠缺些，似乎是美中不足，會議結果，他們就送給他幾分，使他得到全部滿分的榮譽，所以在畢業證書上是註明「滿分」的。（這張證書，英文是校長寫的，中文是我填的。）

孫先生畢業以後，他想開藥房，叫我替他擬招股章程。這件事忽然被校長教授知道了，就禁止他。因為照他們英國的習慣，醫師的地位很高，稱為上等人，做買賣的人，就比較低賤了。所以當時校長就叫孫先生去，對他說：「你不應該做這種事情，不能用你的名字去開藥房的，因為你是本校第一屆第一名的學生，應該自愛。」這樣一來，就把孫先生開藥房的計劃打破。後來就先後在澳門和廣州，掛牌行醫了。很奇怪！不滿兩三月，聲名鵲起，幾乎沒有一個人不耳聞其名，極端欽佩的，就診者戶限為穿。他這一年的醫金收入計算一下，竟有一萬元之多，但是他並不積蓄，總在各方面用了出去，以致賺來的錢到手就完。

孫先生一面行醫，一面還是要開藥房，所以在澳門開了一家，在廣州繼續開一家，再在石岐也開一家。我沒有辦法阻止他，就幫幫他的忙。到第二年，他就把店裏事務，交託一兩個夥計管理，這樣糊裏糊塗的讓他們去經營，竟把孫先生的醫金，統統放在買賣上用完。到後來連開銷也不够了，我就常常替他想法來維持。

(四) 上李鴻章書之經過

有一天，我在香港，他在廣州，忽然藥房裏有信來，說：「孫先生失蹤了，藥房中開銷很難，收入不敷，只賸十幾塊錢了。」我接到信，就到廣州去，替他維持店務。等了多天，一點消息都沒有，心裏非常焦急。到十六那天，他忽然跑來了。手裏拿了很大一卷像文件的東西，他見了我就說：「對不起！對不起！」我問他：「你跑到什麼地方去的？」他說：「這些事情不要去管他了。」就打開他手裏的一卷紙給我，我拿起來一看，紙裏面乃是一篇上李鴻章書，我方才知道他是跑到翠亨村的家裏關起門來做文章去的。他叫我替他修改修改，我就隨便稍為修改一下。以後他對於藥房也不管理了，就到上海去要把這封信上給李鴻章。我沒有辦法，就讓他去，同時我就替他兩間藥房收拾起來，交回那些出過股本的人。

孫先生到了上海，找了一個香山人，就是著盛世危言的鄭官應（字陶齋），託他想方法見李鴻章。有一天，在陶齋家裏碰到一位太平天國的狀元王韜（號紫詮，別號天南逸叟）。王韜會到過香港助英國牧師瀝博士 Dr. Legge 翻譯四書五經，瀝博士回英國，也請王韜同去，在英國住了幾年，後來，回到香港為循環日報主筆。再回上海來，聲名很盛，筆底下對於世界智識，也很充分。因他是和太平天國有關係的人，所以孫先生在陶齋家裏，一見如故，就把他做的大文章，同王韜商量起來，王韜也重新

替他加以修正。

這時候，王韜有一個朋友在李鴻章幕下當文案，王韜就寫了封信，介紹孫先生到天津，見這位李鴻章幕下的老夫子，同老夫子商量商量，或者可以見李鴻章，孫先生快樂極了，就到天津去見老夫子。那時候剛剛中日大戰，打得很厲害。李鴻章至蘆台督師，軍書旁午，老夫子把孫先生的大文章送到李鴻章那邊去，李鴻章是否看過，就不得而知了。不過後來李鴻章說：「打仗完了以後再見吧。」孫先生聽了這句話，知道沒有辦法，悶悶不樂的回到上海。陶齋看見了，就替他想办法，到江海關去領了一張護照，請他出國去設法，孫先生也就乘輪到檀香山去了。

(五) 組織興中會與籌備在粵革命

孫先生所以要上李鴻章書，就因為李鴻章在當時算為識時務之大員，如果能够聽他的話，辦起來，也未嘗不可挽救當時的中國，豈知所有希望完全成絕影。所以到了這時候，孫先生的志向益發堅決，在檀香山就積極籌備興中會，找人入會，一定要反抗滿洲政府。大約在是年(甲午)八九月之間，就正式成立興中會，當時的會員寥寥無幾。除了他哥哥以外，在會裏稍有關係的，就只有鄧三伯(蔭南)劉祥(劉季生之叔)等數人，並募捐到一點錢。自此以後，會中情形，日日在那裏發展，他就寫封信給我，信上說：「前次從香港到澳門去在「香山」輪船欄杆旁所說的話，不要忘記。」究竟他所說的在輪船上講的什麼呢？就是講到將來有機會的候，預備怎樣造反。他信上還說：「這件事可以做得到的，你預備，我就要來了。」這時候已是十一月。到了十二月月底，孫先生就回到香港，當時我因為學校放年假，已回到廣州，住在朋友家裏。他找不到我，就打聽到了我的住處，當晚趁了夜航船到廣州來尋我，在元旦日早晨，就在我朋友家裏找着我。當天(晚上)，兩個人又回到香港，找房子，設機關。為避人注目，就題了「乾亨行」的名號，裝作做買賣的樣子，暗裏作為我們的總機關。房子找好，我就到澳門把鄧士良找回來。在正月十幾，又要我到上海來找鄧陶齋。當時還有一兩個人也找回去幫忙。我在上海差不多住了一個月，所找到的人，還有一個陳建威，陳建威是在水師學堂畢業，以前在小兵船當大副，這時適在賦閒，所以我就帶了他回來。

孫先生在廣東方面，又派人到內地去運動，聯絡那「綠林」營勇，其中如鄧金部下的安勇，廣東北江的綠林，城外三元里有

名的鄉團，香山順德的綠林，這些都是我們預備起事的基本隊伍了。

當我在上海時，謝纘泰，楊衢雲二人也在香港入了會。這兩個人係先由謝纘泰入會，再介紹楊衢雲入會。還有黃詠觴一人，他加入會後，很熱心，在策劃與金錢方面，得他不少的幫助。

(六) 第一次廣州起事及其失敗之經過

這樣辦了幾個月，孫先生天天在香港廣州間來往計劃，並在廣州雙門底，租了一間王氏家祠，假託開一個農學會，預備在九月初九日就發動。爲什麼要定九月初九日發動呢？這是很有意思的，我們以爲；那一天是粵俗掃墓之期，無論什麼人都要回省城去，那時來往的人很多。我們預備起事的，香港方面有三義會會員幾千人，如果在那天混到省城去，人家就不易注意了。

九月初，我們在香港開一次會議，人數很少，只有七八人，這是最後一次會議。爲什麼開這次會議呢？當時廣州和香港兩方面的事情完全預備好了，孫先生意思開這次會議，就是要公舉一個總統出來，可以由他發號施令。一開會議，當然一致通過舉孫逸仙當總統，通過之後，大家就同孫先生拉手，恭賀道喜。這件事情辦好，孫先生就想先到廣州，預備不再到香港來了，所有在香港的財政軍隊等等交楊衢雲負責處理。我們也就預備都離開香港，到廣州去。當時，楊衢雲膽很小，不肯到省城來冒險，最後，他也答應在九月初八晚上，由他帶了三義會三千人，搭夜船到省城，天亮到岸，我們就馬上動手，這樣當然算是很妥貼了。孫先生就把銀行裏的存款，在香港的所有軍械統交給楊衢雲，預備他最後到省城帶來，他到了省城，就可舉事了。

隔了一天，楊衢雲忽然對孫先生說，可否把總統的地位讓給他，以後到省城，事情辦好了，再還給孫先生。孫先生聽到這幾句話，覺得事情還沒有開始，同志間就發生地位之爭。非常痛心，精神上也就受了一個很大的打擊。所以就約了我同鄭士良三個人，開一個會議。鄭士良聽到孫先生說明了上面的事情，他就說：「這是不能答應的，我一個人去對付他，我去殺他，非殺他不可。」當時我就說：「這是不對的，殺了他，在香港就出了人命案件，我們還能起事嗎？照我的意思：我們先到省城辦事。辦成功那就沒有問題了。辦不成功，隨便什麼人做總統，是沒有關係的。」孫先生就依照我的意思，在當天晚上，再一次聯席會議。出席的人中，還有一個英國人和一個美國人（係化學師），是孫先生由檀香山約來的。在會議席上，孫先生就自己提出來，把總

統的名義，讓給楊衢雲，在事前，我們既然說妥了，會議表決，也是無理由的讓給楊衢雲做總統。第二天，孫先生就到廣州去，我們幾個人，過了兩天，也去了。只留楊衢雲一個人在香港。

初八晚上，我們在廣州，什麼事都預備好了。只要等天亮，就可動手。那時，孫先生住在河南尹姓的朋友家裏，陸皓東住在南關「鹹蝦欄」。我就住在雙門底總機關附近一個親戚開的舖子裏。到初九日，天還沒有亮，我就起來，馬上跑到農學會。等了好久，並沒有消息。綠林首領，軍隊首領，民團首領等都來討口號，等命令，而孫先生却還沒有來。本來香港船在早晨六點鐘就應該攏岸了。我們一直等到八點鐘，才見孫先生形色匆匆的拿了一個電報來。一看，是楊衢雲打來的。電報上說：「貨不歸來。」我就同孫先生商量這事怎樣辦呢？我說：「凡事過了期，風聲必然走漏，再要發動一定要失敗的。我們還是把事情壓下去，以後再說吧！」孫先生也以爲然。一方面就把領來的錢，發給綠林中人叫他們回去，再聽命令。同時馬上打電報給楊衢雲：叫他「貨不要來，以待後命。」諸事辦妥以後，孫先生就同我想方法，覺得現在處境很危險，不走開，恐怕過了期，不能動身，還是離開廣州。孫先生說自己有事要辦，叫我先走。我就在當晚乘「泰安」夜航船回到香港去。

第二天，是星期日，孫先生租到一隻小輪船駛到香山唐家灣，坐轎子到澳門，再從澳門搭船到香港。他這樣兜了個圈子，費了兩天工夫。我在香港，却焦急得了不得。因為我到了香港，廣州的事情已鬧出來了。人也捉去了！機關也封了，花紅單也貼出來了。鄧三伯亦回到香港找着我說：「傳說孫博士也捉去了。」我覺得事情不好，孫先生遲遲不到恐真有不測。這樣疑疑惑惑的着急了兩天，才見孫先生生到我這裏來。他來了，就說：「現在我們究竟怎麼樣辦呢？」兩個人一時也想不出什麼方法。本來我們有一個英國律師顧問在香港，他就坐了轎子去問那顧問，我們住在香港能否不發生危險？」那位英國顧問，雖是當律師的，好於這件事在香港却是初見，並不知道政治犯有沒有特別規定。所以他說：「這是沒有辦法，不要吃他們的虧，還是離開香港最對。」孫先生回來對我說：「顧問已叫我們離開香港，較為妥當。我們還是跑吧！」就找到了一張報看看，今天有什麼船離港。看了報。知道有一隻到安南去的船，當晚就開。就派人去買船票。豈知這艘船，是貨船，不乘客人的。後來打聽到還有一艘船，船名「廣島丸」的，明早到日本去，雖然也是貨船，却有四個艙位。孫先生就約了我同鄭士良三人，乘這隻船到日本去。船一出口便遭大風，經過十四天，才到日本的神戶。到了神戶，就買份日報來看看。我們那時，雖然不認識日文，看了幾個中國字，也略知

梗概。所以一看，就看見「中國革命黨孫逸仙」等字樣，赫然耀在眼前。我們從前的心理，以爲要做皇帝才叫「革命，」我們的行動只算造反而已。自從見了這張報紙以後，就有「革命黨」三字的形象印在腦中了。

二 孫先生之抵日本及漫游歐美

(一) 到日本後之行動

我們在神戶住了一天。第二天就到橫濱。但是在橫濱，一個人都不認識。所以我們在船上，想到住居問題，倒很不安起來。湊巧孫先生想起，從前最後一次從美國回來，經過橫濱的時候，有一個中國廣東人陳青，到船上來兜賣東西。孫先生那時候，革命思想很厲害，碰到一個人，就要說這些話；就是和一個買賣的人，也會說到革命。所以孫先生看見陳青是廣東人，也同他說起革命來了。陳青聽了孫先生的話，回去就對他的同鄉說：「今天船上有一個人，很奇怪，他說要在中國造反呢！」這個同鄉，好奇心起，就跑到船上去見孫先生。孫先生見他，問起他的姓名，知道他姓譚名發，在橫濱開一間洋服店。兩個人就談了一會。最後，譚發還答應以後有什麼事，他可以幫幫忙。這一次我們到橫濱，孫先生就想起這個人來了。所以叫我們留在船上，他一人登岸據着住址，去找譚發。找到了，說了來意，商量栖留問題，譚發就替我們租了一個樓面。這個樓面很小，只有六席的一個房間。孫先生看定了，倒也很滿意，就到船上來。當孫先生登岸之後，我們整候了半天，不見回來，心裏很爲着急，以爲出了什麼意外。好容易等他回來了，才安心的跟他到新樓面住下。那時候心裏到舒服起來。因爲到了這裏，中國政府已追究不來，而且在這個地方，又有了住宿的場所。現在我回想起來，總覺得那時候的舒服，真非言語所能形容了。

我們在橫濱也沒有什麼事做，大家出去逛逛市面，在家看看書。一二日後，譚發介紹給我們幾個人，其中有一位馮鏡如，就是馮自由的父親。當時馮鏡如就在橫濱開了一間外國文具店。又有一位馮紫山，乃鏡如之弟，也是開文具店的。孫先生就在那一天晚上，開起會來。派馮鏡如爲興中會橫濱分會會長；他的兄弟馮紫山派爲司庫（那時候馮自由祇十三四歲）。這樣過了幾天，孫先生就剪去頭髮，換了西裝。預備叫我一同到美國去。其時，美國對於中國人，已有禁止進口的命令，所以美國領事，面告我們

，不宜冒險前去。孫先生先說明他是檀香山出生，領事才給他護照，而我那時因為沒有辦法，就在日本耽擱下來。過了幾天，鄭士良也回到香港去。所以這時候在橫濱的只有我一個人了。

(二) 由檀香山至美國英國及倫敦被難之經過

孫先生到了檀香山，先看了他的哥哥，告訴他以前所經過的一切情形。他哥哥說：「這不算一回事，還應繼續幹下去。」於是也開了幾次會，多找幾個人入會。不久孫先生就到美國，到了美國，也竭力宣傳革命的意義，希望華僑幫助，把滿洲政府推翻，奪回政權。當時很有幾個人來入會，捐了多少錢。自三藩市上岸，沿途宣傳，一直到美國的東岸，才渡大西洋到英國倫敦去。到了倫敦，也不認識什麼人。恰好那時候康德黎博士已回到英國，見孫先生到了，就替他在自己家的附近，找了一間房屋住下，自此以後，孫先生就時常跑到康德黎博士的家裏，談談天，看看書，這種情形，差不多天天如是，後來，忽然有好幾天，沒有到康德黎家裏來。康德黎夫人以為很奇怪，到孫先生的寓內去尋，也沒有消息。這時候，就是在公使館被拘的事情發生了。

孫先生被中國公使拘留以後，公使龔照璦（湖南人）就預備租了一艘船，造了一只木箱，把孫先生釘在裏面，運到中國來。我們要知道：當時孫先生怎樣會被公使館拘留起來呢？照孫先生自己做的倫敦蒙難記所說：是道遇公使隨員鄧廷鏗，（號琴齋）自言是香山同鄉，他鄉遇故，就拉到鄧家內談天。原來他的家，就是中國公使館，以後孫先生又遇到好幾次，末了一回，即被挾持登樓，禁諸室中。但是實際，並不是這樣一回事。當時孫先生對我說，他早已知道公使館，他故意改換姓名，天天跑到公使館去宣傳革命。後來，公使館的人疑惑起來，因為當時廣州起義之事，傳聞還盛，以為這人，或者就是孫逸仙。公使隨員鄧廷鏗，因為是同鄉，就試出他的確是孫逸仙，於是孫先生就被他們拘禁起來了。

孫先生在公使館內，一切擺佈，多是公使館參贊英人馬凱尼一個人計劃。起初把孫先生押到四層樓上，就派鄧廷鏗去討口供。鄧廷鏗對孫先生說：「我知道你是孫逸仙，請你把你的事情告訴我罷，現在無論如何，是跑不了的。中國公使館照國際法律算是中國地方，外人不能干涉的。公使要把你送到中國去。如果你肯將事情告訴我，或者還可想方法否則你就一定完了。」孫先生不理他。但說：「我們是同鄉，為甚麼不替我想法子呢？」鄧廷鏗說了幾次，無法探出口供，以後就不再來了。